

泉州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比较文学散稿

陈新海 ◇ 著

泉州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比较文学散稿

陈雅谦 ◇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散稿 / 陈雅谦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81129 - 547 - 4

I. ①比… II. ①陈… III. ①比较文学 - 研究 IV.
①I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7881 号

比较文学散稿

BIJIAO WENXUE SANGAO

陈雅谦 著

责任编辑 张怀宇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547 - 4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篇 比较文学的定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一、“比较文学”名称的来源及学科的确立	3
二、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定义	5
(一)梵·第根的观点	6
(二)伽列的观点	13
(三)基亚的观点	16
(四)王向远关于“‘法国学派’的实质是‘传播研究’”的观点 …	19
三、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定义	22
(一)雷马克的观点	22
(二)我国部分学者对雷马克观点的两种“误读”	40
(三)阿尔德里奇的观点	49
(四)韦勒克的观点	50
四、苏联学派的比较文学定义	58
五、我国学者的比较文学定义	67
六、“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	77
(一)哪些“阐发研究”可以归入比较文学领域	78
(二)以其他学科理论来“阐发”文学可以被认定为 “比较文学”吗	80
(三)如何看待大陆部分学者的“阐发研究”观点	87
七、比较文学定义之我见	93

中篇 “超影响”二例解析

一、“超影响”概说	109
二、《高加索灰阑记》的“超影响”	112

(一)《旧约全书》、《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等作品中的智断“争子”案	112
(二)《高加索灰阑记》中的智断“争子”案	117
三、《伤逝》的“超影响”	122
(一)《玩偶之家》的创作主旨	123
(二)《伤逝》的创作主旨	132
下篇 比较文学范例剖析	
一、范存忠:《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147
(一)纪君祥《赵氏孤儿》的主题	147
(二)《赵氏孤儿》在法国的传播及影响	150
(三)《赵氏孤儿》在英国的传播及影响	156
(四)关于最早传入欧洲的我国古代戏曲	169
二、赵毅衡: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	182
(一)意象派的诗歌创作主张	182
(二)意象派的诗歌革新与我国文化“象思维”特征的联系	186
(三)意象派对我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189
(四)意象派从我国古典诗歌中学到的技巧	190
(五)对辛弃疾“照影溪梅,怅绝代佳人独立”两句词的理解	203
三、杨宪益: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 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	216
(一)假设法:杨宪益文章的启发	217
(二)鲁迅与胡适关于孙悟空原型的对话及其意义	222
(三)季羡林关于孙悟空原型的“混血说”	228
(四)关于孙悟空原型争论的思考	235
(五)影响研究及孙悟空原型之我见	237
(六)关于明嘉靖丙寅本《荔镜记》思想渊源及其作者的思考	252
参考文献	299
后 记	305

上 篇

比较文学的定义
及相关问题探讨

作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是舶来品,其概念也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不断丰富。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众说纷纭,在实践的把握上也不尽一致。

一、“比较文学”名称的来源及学科的确立

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一文中,介绍了“比较文学”名称的最早出现及使用情况:

1816年,法国两位编辑家努尔(一译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在出版一系列法国文学、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的选集时,“使用了从前绝不可能使用的标题:《比较文学教程》”。这是“比较文学”一词的最早出现。

19世纪20年代后期,巴黎大学教授维耶曼(一译维尔曼)开始开设有关比较文学的课程。其研究对象“完全是世界性的”^①。1828—1829年,维耶曼出版了《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图式》一书,“几次用到‘比较图式’、‘比较研究’、‘比较历史’等术语,而在赞扬达古索对‘哲学、历史、比较文学有广博的研究’时,使用了‘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在后来出版的讲演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中世纪文学图式》中,他“再次提到‘比较文学的业余爱好者’的话”。

韦勒克指出:“维耶曼之后,法文中就开始经常地使用这一术语了。”昂培尔(一译安贝尔)在讲演中使用过“艺术与文学的比较史”、“法国中世纪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史”等词语。夏尔1835年在雅典学院做的开幕演说,题目是“比较的外国文学”。皮比斯克撰写了两卷本的《法国和西班牙文学的比较史》。^②

但此时的研究“还缺乏自觉的理论”^③,直至19世纪70年代之后,比较文学才开始以一个独立学科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杨乃乔主编的《比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页。

^② 以上参见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③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较文学概论》指出：“一般认为，以下一些事件标志着比较文学学科的正式建立：186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出版专著《比较文学》；1877年德国学者科赫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1886—1919）；1897年法国戴克斯特（1865—1900）在里昂大学创办第一个比较文学常设讲座‘文艺复兴以来日耳曼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两年前，他还完成了法国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著作，即他的博士论文《让·雅克·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①

该书还指出：“在比较文学诞生初期，值得一提的事件还有：1871年意大利桑克蒂斯在那不勒斯主持比较文学讲座，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创办总体文学讲座。在美国，1871年，查尔斯·沙克福德在康乃尔大学开设‘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讲座。1887年至1889年间，查尔斯·盖利在密执安大学开办‘比较的文学批评’讲习班；1890年至1891年间，阿瑟·马什在哈佛大学开办美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在法国，从1897到1904年连续出版了贝茨和巴尔登斯伯格（1871—1958）的《比较文学目录》，最后一版所收条目已达6000之多，比较文学在这几十年里的发展势头于此可见一斑。1900年夏天，来自不同国家的欧美学者在巴黎举行国际性讨论会，大会把‘各国文学的比较史’列入议题，还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学会的呼吁。”^②

就这样，到19世纪后期，作为得到人们承认的学科，比较文学终于获得了独立地位。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也谈到了这种情形：“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比较文学是决然地抬头了。人们划出了文学的承统关系：歌德，拜伦（一般译为拜伦——引者注）和米契爱维兹；卢骚（一般译为卢梭——引者注），歌德和拜伦；人们研究法国亡命者的影响；人们草了西班牙和法国文学的比较史；人们研究法国和意大利或英国的文学关系；这些都是在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间的事。论《莎士比亚和法国戏曲》的第一部书是在一八五五年出来的。”^③

①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

②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③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6页。

为什么此一时刻“比较文学是决然地抬头了”呢？法国另一位比较文学家基亚认为，这与世界主义文学有关。基亚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即《比较文学》。此书开篇就指出：“歌德说：‘所有的文学都不断地需要向外国学习。’在法国，这种需要则以浪漫主义时期表现得最为迫切，比较文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问世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比较文学是由于世界主义文学的觉醒而产生的，它兼有历史地研究世界主义文学的意愿。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竟然法国化、哲学化了。这初期三个阶段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时间长短不一的语言统一时期——至少是承认一种被普遍运用并受到热爱的语言占了优势的时期。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民族独创性被肯定了，并与各种文学频繁接触，变得空前地一致起来。”^①这就是说，全欧性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导致了文学研究的“超国界”。欧洲的学者注意到了欧洲文学是一个整体，“研究一国文学再也不能无视它同整个欧洲思潮的关系”^②了。

但是，如同学界普遍认定的那样，比较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开放学科。在比较文学逐渐确立的过程中以及此后，由于各国学者对这一学科理解的差异，逐渐地形成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苏联学派等学派，各个学派都以自己丰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成果充实着这个学科，发展与完善着这个学科。结果，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在西欧、东欧、美国、日本，还有我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似乎已成了一种“显学”。

二、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定义

在比较文学形成过程中，法国学派是最早的一个学派，对比较文学学

^① 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科的建立和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可以说,没有法国学派的辛勤耕耘,就没有比较文学。梵·第根、伽列和基亚等,是法国学派的杰出代表,分别对比较文学和法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梵·第根的观点

梵·第根(1871—1948)于1930—1946年间任巴黎大学教授。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奠定了他在比较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该书中,梵·第根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了限定和说明。他的基本观点是:比较文学是各国文学关系史,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把握梵·第根的观点。

第一,从研究对象方面看,比较文学要研究什么呢?

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①他具体地解释说:“在这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他(它)便包含希腊拉丁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古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②

事实告诉我们,梵·第根以及其他法国学派学者所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研究的只是欧洲范围内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的特点是:突破了国别文学的界限,而把欧洲文学当成了一个整体;或者说,它恢复了欧洲文学原本是一个发展整体的面貌。

第二,从研究的具体内容方面看,比较文学要研究的是怎样的“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呢?

梵·第根指出:“而那对于用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他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③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1页。

②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1页。

③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18页。

这段话是说，比较文学要研究的“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其侧重点是“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他等等”。具体地说就是，此一国文学是否对他国文学发生影响，或是否借鉴他国经验。其中的“假借”，就是“借鉴”的意思。

梵·第根还说了一段话，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具体了：“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在于刻划出‘经过路线’，刻划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界限之外去这件事。”^①

比较文学研究过程中的“刻划出‘经过路线’”是什么意思呢？梵·第根做了这样的解释：“在一切场合之中，我们可以第一去考察那穿过文学疆界的经过路线底起点：作家，著作，思想。这便是人们所谓‘放送者’。其次是到达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某一页，某一思想或某一情感。这便是人们所谓‘接受者’。可是那经过路线往往是由一个媒介者沟通的：个人或集团，原文的翻译或模仿。这便是人们所谓‘传递者’。”^②

那就是说，“刻划出‘经过路线’”，就是寻找与研究文学“放送者”、“接受者”以及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者”。

那么，该使用什么方法来“刻划出‘经过路线’”，或者说，该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呢？

梵·第根认为，“考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没有这种精细和准确的考证，那么，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了。”^③

他还从“‘比较文学’底特质”层面，对“考证”法予以强调，说：“真正的‘比较文学’底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底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④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4页。

^②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4~65页。

^③ 转引自朱维之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④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页。

就这种“实证”法的理论强调和实际上运用严格来讲,很明显,法国学派所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科学的研究,并不包含一般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的审美意义。说白了,法国学派搞的是纯粹的科学的研究,没有审美鉴赏方面的目的。

这样,梵·第根的观点就十分明确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中心是国与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假借,目的是找出文学影响的途径,方法是“精细和准确的考证”。

学术界普遍称梵·第根所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为“影响研究”。

如何评价梵·第根的上述观点以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呢?

专门挑法国人毛病的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说了下面一段话,这段话倒是非常公道的:“比较文学反对孤立研究国别文学史是一大功绩:它关于连贯一致的西方文学传统由无数互相关联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为一体这一概念,显然是正确的(并且已找到大量事实证明此观点)。”^①

的确,梵·第根以及法国学派的理论与实践给了我们不小的启发。主要的是,它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与文学之间是有某种程度的联系的,因此文学应该被作为整体来研究。

朱维之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一书引述了法国批评家查斯勒的三段话,表明了法国学者的真知灼见。这三段话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的,真正的孤立是死亡。”“一切民族的行动和再行动是彼此影响的、相互联系的。”“一切没有和其他人民进行文化交往的人民,只不过是大网上的一个破眼而已。”^②

梵·第根还对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作了明确限定,区分了“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各自的职责。

梵·第根把研究一国文学之内的问题叫做“国别文学”。它是一切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而“比较文学”,梵·第根主张要探讨两国文

^① 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② 转引自朱维之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学之间的关系,它是国别文学的必要补充。他认为:“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如果探讨多国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梵·第根便称之为“总体文学”。他指出,“总体文学”并不就是“世界文学”,它只是站在一个相当宽广的国际观点上,研究那些最短时期的最有限的命题,是比较文学的一种自然的展开和必要的补充。他举例说,研究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在18世纪法国小说中的位置,这属于“国别文学”;研究英国作家理查逊对卢梭的影响,属于“比较文学”;而研究在理查逊和卢梭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欧洲感伤主义小说,则属于“总体文学”。也就是说,“总体文学”研究的是国际范围的文学思潮等内容。

之所以做这样的分别,可能是出于这样几种考虑:一是要分工明确,各有所司,才能不出现学术研究上的“空白区”;二是要量力而行,不能包罗万象,却大而无当。

差不多除了法国学派之外的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在非常起劲地说法国学派“保守”,甚至“作茧自缚”。美国学派最先发出这样的声音,随之几乎全世界都在唱和,我国比较文学界更是紧随其后。

我们引述几段美国学者韦勒克的批评的话,以见一斑。

韦勒克是首先向法国学派发难的一个学者。

1953年,美国《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第二卷登载了韦勒克的题为《比较文学概念》的短文。在文章中,韦勒克批评法国学派过于重视“事实联系”的实质是搞实证主义,认为他们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是狭隘的,认为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永远不允许我们分析艺术的个别作品,甚至不能探讨它的总的起源,因为这些东西永远不会仅在它的对外关系中发现”。^①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所在地的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韦勒克在会上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报告。报告的主旨很明确,与《比较文学概念》一文一样,批评甚至否定法国学派。

^① 转引自朱维之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文章以“我们的目的和方法仍需要重新检查”为名，为法国学派罗织了很多罪名，认为“不能说文学研究的危机已到了可以解决或可以暂时缓和的时刻”。说白了，韦勒克认为，由于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领域中的盟主地位，导致比较文学出现了“危机”，因此必须对比较文学的“研究主题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做出调整。

第一，韦勒克在文章中说：“我们至今还不能明确确定研究主题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研究尚处于不稳定状态。”^①

韦勒克立论的根据，其错误是明显的，因为它无视事实或公然否认事实。

我们在前文中所引述的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提出的观点，明明白白地证明法国学派所创立的比较文学有自己明确的研究主题，即“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或者说“刻划出‘经过路线’，刻划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界限之外去这件事”，再或者说就是研究国与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假借，找出文学影响的途径。

因此，怎么能说“至今还不能明确确定研究主题”呢？

如前所述，在《比较文学论》中，梵·第根还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即“考证”法。而且，梵·第根还非常详细、具体地为他所提出的“誉舆学”开列了细目，为“源流学”和“媒介学”分了类。这只要翻一下专门的那三章，即可一目了然。

因此，怎么能说“至今还不能明确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呢？

可是，对这两个明摆着的事实，作为世界著名的学者，韦勒克就是不承认！

而且，韦勒克自相矛盾。他接下来说：“我认为巴尔登斯柏耶、梵·第根、伽列和基亚提出的纲领性意见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课题。他们把过时的方法强加于比较文学，使之受制于早已陈腐的 19 世纪唯事实主义、

^①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 页。

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论。”^①姑且不论那种“过时的方法”（考证法）是不是“强加于”比较文学的，这里提到了“过时的方法”就证明法国学派已经“明确确定”了“具体的研究方法”。

至于考证法“过时”、“强加于”比较文学的说法，则表现出韦勒克不尊重科学的武断。法国学派从事的是影响研究，要证明国与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假借，除了考证还能用什么方法？能靠审美分析吗？只要能够证明某种真理，什么方法都能使用，怎么还能有什么“过时”不“过时”之说？这种影响研究就需要“考证”，“考证”方法的使用是取决于这个学科的性质的，又怎么能说是“强加于”？

倒是韦勒克才真有“强加于”的嫌疑，他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法国学派的头上。

我们如何看待这件事？用不着为法国学派说话，因为历史在说话，事实在说话。我们只为当初还活着的韦勒克感到脸红！太褊狭了！太蛮横了！褊狭、蛮横到了公然不讲理的程度。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学派的其他学者，特别是雷马克，却不是这样褊狭，更不是这样蛮横，而常常是怀有一片学术之心。

应该指出，韦勒克不愧是著名的学者，他在文章当中，在批评、指责法国学派的过程中，的确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观点。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种公然的武断和蛮横，韦勒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很多观点都明显地变味了——我们从中读不出些微的善意。

第二，韦勒克在文章中不无揶揄地说：“我们怀疑梵·第根试图区别‘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尝试能够成功。……这种区分肯定是站不住脚而且难以实行的。……人为地把比较文学同总体文学区分开来必定会失败……‘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限应当废除。”^②

不同意梵·第根对“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区分，这是无可厚非

^①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②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8页。

的,韦勒克拥有自己的权利。但是,以梵·第根的区分是“人为”的区分为理由来反对这种区分,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很简单,大凡“分类”、“区分”、“分辨”等学术研究工作,事实上都是人为的。那么,梵·第根为什么不能“人为”一次呢?

韦勒克举了实例,还想说明梵·第根的区分“不合理”。他一再发问:“为什么瓦尔特·司各特在法国的影响算是‘比较’文学,而研究浪漫时代的历史小说就属于‘总体’文学呢?为什么我们研究拜伦对海涅的影响应该有别于研究在德国的拜伦主义?”

如果梵·第根健在,他可能会回答韦勒克:因为它们在研究的空间上有别,前者是“二元”的,而后者则一定是“多元”的。这就好比对马克·吐温的如下研究一样——你研究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种研究属于美国文学研究;你研究马克·吐温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这种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你研究马克·吐温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研究属于世界文学研究。梵·第根接着会同情地问:你听懂了吗?然后开导他:必须要有这种区分,否则我们还在词典中收录“美国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这些词语干什么?“美国文学”是一国的事,“比较文学”是两国的事,“世界文学”嘛,你知道,包括我们的法国的文学,也包括你们的美国的文学,包括我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的文学。这是约定俗成的,因此就是“合理”的,因此你承认;现在我要加上一个,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加上一个“总体文学”,按前面所讲的道理类推,它应该也是“合理”的,不过,我可不“强加于”你。

已经死了的梵·第根,终于被韦勒克抓住了——这一顿批,用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这篇报告的一半以上篇幅!

从今天的立场上看问题,韦勒克并没有白批,他批出了一个“美国学派”。这应了一句老话:“不破不立。”还几乎应了伟人的一段名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特别是,他把我们批清醒了,我们在思考:对于西方学者而言,比较文学真正的“危机”是什么?

我们总觉得,对于西方学者而言,比较文学真正的“危机”不是别的,